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答問

答朱元晦

王驩一段解之甚精大抵王驩無足與言者獨使事
若有未至則當正之而驩既克勝任矣此外復何言
哉故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本一而已二本は無本也以愛爲無差等而愛親亦
以爲施耳是非無本與儒者之言曰立愛惟親又曰
立愛自親始曰立云者則可見其大本矣

和靖曰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爲

虛語石子重云愚以為人之所以不能踐行者以其從口耳中得來未嘗窮其根源無着落故耳縱謹其辭說終有踈謬着誠窮其根源則其所得非淺自然欲罷不能豈有不踐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學者始終之事闕一不可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知而不行豈特今日之患雖聖門之未免病此如曾點舞雩之對其所見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踐履實有諸已而發揮之則豈讓於顏雍哉惟其於踐履處未能純熟此所以為狂者也又况世之人徒務知之而不以

行為事雖終身汲汲猶夫人也矧知之而未必得其真歟和靖之言豈苟云乎哉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于其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稱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而未及乎傳說蓋發高宗之知者其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為知

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爲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脚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更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叔經云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與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也亦此意也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天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

變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第一章此天人性命之分人物氣質之稟所以雖隱顯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

此語似欠如云在天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在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體則同則庶幾耳

言率夫性之自然是則所謂道也

是則是自然然如此立語學者看得便快了請更詳之

修道之謂教

後來所寄一段意方正但尋未見幸別錄示

脩道之君子審其如此以下

此一段覺得叢疊有剩句處以鄙意詳經意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可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揜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

之不支離否

此一節因論率性之道以明脩道之始

恐當云因論率性之道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教之始也

此一節推本天命之性以明脩道之終

恐當云推本天命之性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教之終也大抵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人純全乎此而修道立教使人由之在學者則當由聖人修道之教用力以極其至而後道爲不離而命之性可得而全也

洪範之初一至正與此音心合

洪範之說固亦有此意然似不須牽引以證所言五行五事皇極三德然則八政五紀之在其間者復如何引周子之所論亦似發明其意未盡轉使人惑不若亦不須引也或曰然則中和果爲二物云云此數句却須便連前文庶順且備耳

第二章隨時爲中

爲字未安蓋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之自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

第四章道之不行也至不肖者不及也

所釋恐未安某嘗爲之說曰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爲高絕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爲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何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說雖巧恐非本旨某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爲中當柔而柔則柔爲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於民也

第十章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嘆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

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揚諸公之說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盜爾

第十一章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位而隱皆素隱也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

第十二章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夫婦之際有人所不睹不聞者造端乎此乃所以爲戒慎恐懼之實此固切要下工夫處然再三細繹恐此章之所謂與知能行者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如朝作夕息飢食渴飲之類凡庶民行而不著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此乃所以爲造端如所謂居室人道之常固亦總在其中若專指夫婦之間人所不睹

不聞者却似未穩兼亦未盡也

第十三章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心之安者即道也

此語有病所安是如何所安若學者錯會此句執認已意以爲心之所安以此爲道不亦害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知道之不遠人至豈不慥慥爾乎

此說費力某以爲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惟游子定夫說得最好當從之若夫大意則謂道雖

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道不遠人至做此

費隱之意第十一章子思子發明之至矣來說固多
得之若此二字凡聖賢之言皆可如是者似不必以
爲下數章皆是發明此二字也夫抵所定章句固多
明析精當者但其間亦不無牽挽處恐子思當時立
言之意却未必如此爾蓋自此章以下至二十章元
晦所結之語皆似強爲附合無甚意味觀明者之意

必欲附合使之鑿通縷貫故其間不免有牽強以就
吾之意處以某之見其間聯貫者自不妨聯貫其不
可強貫者逐章玩味意思固無窮似不須如此費力
章句固合理會若爲章句所牽則亦不可耳自二十
一章而下其血脉自是貫通如所分析無甚可議者
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而程子言敬乃以
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
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
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

此為外既不知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為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為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今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不其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為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於所當為而未嘗不為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

心者則欲其無所為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為者以為

宗日用間將做作用

其云今日用之間眼前常見目

前一切以為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論語何有於我哉文義

述罕

呂與叔謂我之道舍是復何所有其舊只解作勉學者之意後來詳與叔此說文義為順亦正合程子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之意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之類也至子罕篇所云尤引而示之近門人果能於

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夫高深者將可馴至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此言聖人事而結之
以神無方而易無體亦猶中庸述仲尼之德而結之
以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神無方言其妙萬物而無
不在也易無體言其變易而不窮也聖人之功用是
乃神之無方易之無體者也蓋與之無間矣

西銘謂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
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

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
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
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當從程子之言前託游椽舉者非

答胡廣仲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
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
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
莫非此體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尚何憤驕
險薄之有

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為此哉

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復卦下面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為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為天地心平

主靜而動不窮焉所以為天地心也

答陳平甫

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

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須於此深體之

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為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

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

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二本而二本可乎

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奔逸絕塵在乎思

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思者沉潛縝密優游涵詠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吾心純乎天理則心在六經中矣或曰何謂天理曰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

此意雖好然飢食渴飲晝作夜息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

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為親切於此體認即不差也

平居以利物為心然後此道廣

若曰常以利物為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已焉則可矣

人者天地之心經以論禮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為禮自其用言之為仁

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欲請足下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前所舉十四聖人

梁為作傳繫以道統之傳而以

朝瀛溪河南

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以下及國朝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其人附置傳末著成一書

其晚學懼不克堪也若曰哀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

欲請足下以已精思探三聖人之用心又會以河南龜山漢上之說續成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解五篇傳之以貽後代

某近哀集伊川橫渠楊龜山係辭說未畢亦欲年歲

間記鄙見於下如漢上之說雜而不知要無足取也
欲請足下本聖人遺意將禮記雜漢儒說處重加
刪定其所刪去文義亦勿截然棄之宜各附置篇
末仍著所以刪去之意於語下以昭示後學
禮記亦正欲考究若曰刪定則某豈敢

欲請足下一言論猶子然令往石室等處物色明
道橫渠之後摯與偕行於綿竹義庄內月加廩給
或於崇慶上院割田與之經紀其生庶幾大賢之
後不至竟日窮年有飢寒之憂然後隨其資性漸
教以學

此事深可嘆者蓋有位爲政者之責某輩在閑又不
當竊取而任之若與之相識則或周之教之可也然
來論則不敢忘

五峯先生所著皇王大紀

五峯未易簣半年前某見之求觀此書云此書千瘡
百孔未有倫序未可拈出若病少間當相與考訂之
後來某得本於其家殊未成次第然其論數十篇可
傳後便錄寄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答問

答宋伯潛

明道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
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與酒
與蹶趨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
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
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

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
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

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歟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於可與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領孟子

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歟

是以坤為學者之事莫元者是有剛致之意否

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本性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偽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事於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

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

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
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
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
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
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則
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其發
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
也

答周允升

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若如先生之說則人與

物莫不有太極詎止合而已通顧爲是言殆將太
極別爲一物耶爽竊疑焉於是反復思之意夫通
之說蓋指其初者言之也當其三才未判兩儀未
分五行未布而太極固已存矣遠夫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陽分而兩儀立陽變陰
合而五行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人始具此
太極矣逆通之意其指夫生物之初者言之耶今
夫人莫不具是性也而盡性者誰歟性中皆有天
也而配天者誰歟是以中庸之論惟天下至誠爲

能盡性惟天下至聖故曰配天太極亦猶是也儻
曰太極吾所固有有何合德之云則配天之說亦非
耶拭嘗譬之日光凡世間一切物能容光者莫不
具日光焉畢竟空中之日光自若也今日能容光
者非日光也固不可也謂日光盡在是而空中者
無與焉亦不可也是故物生之初太極存焉生物
之後太極具焉人雖各具太極要其初者固自若
也此通所以有合德之說歟昔者馬上所聞尚有
未諭者故此諄諄幸賜指教使渙然冰釋爲荷
天可言配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惟聖

人能盡其性人極之所以立也人雖具太極然淪乎
陷溺之則謂之太極不立可也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
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
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里俱在
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此君道多舜盡
子道添得此子道多元來依舊又曰萬物皆備於
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
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
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椽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

見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皆誘之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又曰學者必先識仁仁者與物渾然同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此四段皆程子之說前二說謂人與物皆然後二說則獨指人而言據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未嘗曰物皆備萬物也如前二說則人與物更無差別與告子生之謂性何異夫惟物不能備萬物故止有一物之用

所以不能推者只人則備爲合下不能會得

矣所以能參贊化育也至於稼穡處雖多這裏元來何曾增減庶民自去之爾故謂物莫不有天命莫不有太極則可謂物皆備萬物則似恐未可既曰物莫不皆有太極則所謂太極者固萬物之所備也惟其賦是氣質而拘隔之故物止爲一物之用而太極之體則未嘗不完也

子貢謂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學之與成已教之與成物蓋無二事而或曰仁或曰智孰爲定體耶中庸與子貢之言互明仁智之體用也

龍塘辱指教學而時習之當如程子說時復紬繹
浹洽於中今人讀語孟六經若先賢遺書時復潛
泳玩味因其所啓端發其所固有久久涵養是保
是積此誠可說也當夫子時六經未出聖人教人
者亦不至多言士從之游者或一言而終身行或
數語而終身誦或以愚魯而竟得之不知所紬繹
者何事又如語孟精義諸先生之說或各不同而
皆不悖於理將孰從之則是
紬繹者謂理也義也不必指爲文字諸先生之說有
不同處當平心體其至當之歸

通書謂德愛曰仁伊川則謂仁是性愛自是情語
錄亦引力行近乎仁云力行關愛甚事易傳復之
六二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語錄皆以公爲
近仁未嘗斷以愛爲仁也然則愛特仁之一事耳
而通書乃云然近世朱夫之論亦然此是則彼非
二者必居一於此欲俾學者識仁之本體厭道何
繇

力行近乎仁力行者敦篤切至故也便以愛爲仁則
不可然愛之理則仁也

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常齋記與近日所

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
知頃刻之間有此二用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
說乎杖嘗反復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
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爲知
仁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
子之過於厚則如鬻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
唐人之剔股豈非過於孝陽城凡第之不娶豈非
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
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
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與於先生舊說

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

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
釋氏講學不可老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
當時立言意思也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
不遠者可知此夫過於薄甚至於爲忤爲忍者其相
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
義不至渺茫恍惚矣

書以中庸名篇而首論中和之道然則中和與中
庸當何如分

中庸統言道之體用中和就人身上說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王肅說是
從上蔡說是

脫一反字

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
庸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不
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攸當且用其中于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
言此庸字輕看

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絕

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盡其道
為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先後自
有定秩九經之序則先尊賢而後親親二者當何
如通

即人心而論則親親為先就治體而言則尊賢是急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亦是意

答彭子壽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

編脩云大本者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由此而出無所不通道之用也龜年竊謂大本者即此理之存達道者即此理之行謂之中和已是說出性情之理若曰大本者天下之理由此而出無所不通則是大本達道之外又有所謂理也不識此言如何

大本者理之統體會而統體理一而已散而流行理有萬殊若曰大本即此理之存達道即此理之行却恐語意近類釋氏萬殊固具於統體之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編修云敬而無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義之與比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龜年竊謂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必如此分訓不識如何分說無害固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然天地位言其體萬物育言其用體用自殊要須分看但元晦之語不若龜山云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為得解經之法

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跡時

上取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

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語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物格而后知至自國治而后天下平如自本而葉沿流而下學者用力之處莫切於格物致知而此篇之書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脩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定天下邈而求之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

別有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
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
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
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詭自湏有關文

答彭子壽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主一則視聽有其則矣

人心惟危

人心因血氣而動蓋危而難安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中之所以得名中者所
以狀性之體段若曰目視耳聽手舉足履則是已發
矣其無不當者迺是中節所謂時中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指道之體用無乎不在也

盡心知性

因盡心體之本然爲盡其心非善窮理者莫之能也
無極而太極

此語只作一句玩味無極而太極存焉太極本無極也若曰自無生有則是析爲二體矣

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哉

豈可謂堯舜無所用心特動無非天耳

過化存神

存神體也過化用也存神故能過化

君子行法以俟命

行吾法則聽天所命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不安也

答吳德夫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說者謂踐者履踐也如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之類謂之踐形如此說恐只是賢人事一說謂聖人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衆人則爲形所役聖人則能役形恐踐字說得費力又一說形者事之初萌色者事之著見惟聖人能踐之於其初賢人則不待著見而後用力於其間此恐說天性字不出天之生斯人也有物必有則凡具於吾身者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踐如踐言之踐實履之也凡人雖有形色而不能踐也感物而動不知所以踐之者也賢人

則能踐之矣由已故也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聖人盡性從容自中與天地相流通故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曰能則猶似用力也曰可以則見其自然而化非聖人莫能與也

上繫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一
段論乾坤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可謂極矣何故止
言賢人德業或謂非聖賢之賢乃賢於人之賢
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也又大則聖人也矣

舜明於庶物物或說謂物則之物或說謂萬物之
物然則明庶物者奚獨舜哉且攷之經何以見舜
之明庶物也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舜明於庶物則萬理著察一以
貫之卓然大中之域非生知其能然乎夫舜起於畎
畝之中一旦加乎羣工之上微五典而五典從納百
揆而百揆敘實四門而四門穆納于大麓而烈風雷雨
弗迷非明於庶物其能然乎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
主也知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

口之別味目之別色耳之別聲鼻之別臭四肢之便於安佚豈人所爲哉是性然矣而口斲於美味目斲於好色耳斲於鍾鼓鼻斲於芳馨四肢斲於安佚則是感動於物而爲性之欲矣故有命焉而君子不謂性也蓋貴賤有定分窮達有定數隨其所遇無不得焉而無欲之之意則是天理也故不謂性者乃所以成性也父子之恩主仁而仁不得於父子君臣之分主義而義不得於君臣實主以禮而不接我以禮賢者宜以知見於世而邦無道有不得而知焉天道在

聖人而聖人固有不遇者命則然矣然而是可斷以無可柰何乎斷以無可柰何則人道息矣故有性焉而君子不謂命也仁不得於父子吾致孝以感而已如舜是也義不得於君臣吾致誠以格而已如周公是也彼不以禮待我而在我者盡其待之之道而已孔子之於陽貨可見也知不得自見吾雖退藏益精其知以樂其道伊尹在莘野未聘之時可見也天道在聖人而夫子不得如堯舜文武周公施而達之天下然著之六經傳於門人無善萬世天道流行蓋無終窮矣故不謂命者乃所以立命也如前所說若流

其性而不本於命則人欲肆矣如後所說若委於命而不理其性則天理滅矣孟子之言所以極性命之微而同天人之用也雖然所以成性而立者命何歟一則不謂性一則不謂命而心之道行乎其中矣非知仁者其孰能明之且聖人之於天道立言與上辭不同所以然者蓋明天道即聖人之道而聖人即天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孟子言孔子不名一德而集羣聖之大成非三子之所可及而又以樂之大成明之蓋樂之一變謂之一成大成則其節奏之大備也金聲而玉振之節奏可謂備矣蓋又各有似焉金聲有洪殺清濁之殊聖人之智無所不周者然也玉振始終如一聖人之德無所不備者然也此其先後固自有倫然自其成者言之則金玉並奏知行偕極不見其始卒之有異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伊川先生云此孟子為學者言始終之義由其能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至之知終即能終之又曰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

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理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爲智聖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一節復言聖人之事以明夫子所以異夫三子者夫子智聖合一至而且中矣然所以至者其力也所以中者非力也是巧之功也是聖人雖曰合一而智聖亦未嘗不借極也若三子徒恃其力而巧不足焉則雖至而不能以中矣若顏子者智足以中矣其力未及至者一息爾天假之年孰謂其不爲孔子哉

西銘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何如

西銘發明仁孝蓋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須臾不在焉則失其理矣神是心化是用然須默識所謂神則化可得而言矣能繼志乃能述事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